

听众

□咕咚

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微信响了几声，我没有在意。这个点，多半是群里的夜猫子们在聊天。冲完澡，爬上床，靠在枕头上，习惯性地打开了微信。

出乎我意料的，5条微信都来自一个不算很熟的朋友。在习惯短句、不打标点、表情代替文字的微信时代，突然收到几十行的信息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不确定这些信息是不是发给我的。这个不太熟的朋友告诉我，最近她很辛苦很伤心。因为她的妈妈生病住院了，今天白天刚做了个小手术，下周一还要进行全身检查。去年妈妈就因为生病住院了，当时还没检查出什么，今年发现病情变得严重了，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癌症。她现在越想越难过，只是希望妈妈没事。

这些信息在没有收到我回应的情况下一口气发过来，详细地说明了她遭遇的悲伤

难过。我和这个朋友属于不太相熟的点头之交，印象中她为人和善，喜欢与人交朋友；而我懒散惯了，朋友人数一直保持在个位数，我们两个人是可以和睦相处的“陌生人”。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遇见，却很少热烈地交流。所以，收到她这么一番倾诉，我其实是有点不确定的。毕竟，我们的关系不是很亲近，而她平日朋友也很多，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她在信息里倾吐的，我当然也为她痛心；但是，万一真的发错了信息，我贸然回信息安慰，会不会反而让她觉得尴尬与不舒服。

犹豫了一下，我决定不管她是否发错了信息，都要真诚地回复。我上网查了有关她妈妈的病，正如她所说，情况并不乐观。可想而知，她此刻内心是多么焦灼。她愿意把这些话对我说，说明她是相信我的，希望和我分享这些不安，也希望获得我的安慰和帮助。这天夜里，我回复了她一条特别长的信息，里面有我的理解、心疼、安慰和建议。这大概是我使用微信这么多年来发出

最长、使用标点符号最规范的一条信息，每写一句话我都在揣摩，能不能让对方焦虑缓解一些，心情轻松一些。写完这条长长的信息已经快凌晨1点了，我郑重地点了发送，等了一会没有回音就睡了。

这之后，朋友没有回信。过了几天我们在电梯里相遇，她面容略显疲惫，但状态还不错。我们随意聊了几句工作的事，没有提到她妈妈的病，没有刻意的倾诉和关心。之后，我心里有时会想起她妈妈，但也没有主动再问过她。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又收到了这位朋友的信息，微信里她告诉我，妈妈做了全身检查，结果和预想的差不多，但是又比最坏的结果好一点。她很感谢那天晚上我的回复，而她说出来后感觉心中的重担也放下了一些。

也许人们生活中有时需要一些有距离的“倾诉”和“关心”，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，真心却又让人放松。如果需要，我愿意再为这个朋友当一个有距离却又真心的听众。

看老美一家吃饭

□王慧骐

那天晚上，在我们常去的那家小饭馆里，巧遇了几位老外。他们一行六人，年轻的父母领着四个孩子。个头最高的是男孩，老大，八九岁的样子；小一点的是女孩，约莫六七岁吧；再小的是一对双胞胎，长相酷似，三岁上下，男娃。看来是这儿的常客，进了店便熟门熟路地往那张靠墙摆放正好空着的圆桌去。入座后，父亲去前台点菜，母亲则见缝插针地给几个孩子用英语讲一本书上的故事。书页在她手上翻动，几个孩子都很乖巧地坐着，全神贯注地听他们母亲抑扬顿挫的声音。等着后厨上菜的那十几分钟里，我特别注意了，四个孩子没一个离开位置随便跑动，也没出现交头接耳的情况。

不一会，他们点的菜和饭上桌了，全家人一起开吃，吃的过程里也没什么声音。很快碗盆清空，晚宴结束。随后起身，鱼贯而出。邻桌的人向这几个孩子投去赞许的目光，他们还都懂事地报以礼貌的微笑。

父亲同老板娘结账，用流利的中文夸饭馆的菜好吃。我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同这个也就三十多岁的老外聊了几句。他们一家来自美国，他受邀在南京一所高校教英语，已快两年了。太太是全职妈妈，负责照料孩子。他们在附近的小区租了一处套房。孩子们就在这儿上学。

等他们一行走了，老板娘对我笑了笑，说，这老外抠得厉害，一家人的晚饭也就点了一份糖醋里脊，两盘扬州炒饭，还有一盆西红柿蛋汤，总共花了54元。

夏夜

□积雪草

夏夜，满城的灯火，璀璨辉煌，车流如长河一般逶迤前行，我在这样的夜晚里，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。

几乎每一个夜晚，我都会和外祖母一起在花架下乘凉。外祖母穿一件月白色的大襟衣衫，青裤绑腿，即使那么闷热的夜也不例外。头发梳得纹丝不乱，在脑后挽一个光光的髻，左手持一杆长长的烟袋，右手轻摇蒲扇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，没有固定的节奏和韵律，什么时候想到了，就摇几下。

消夏遣夜是夏天里最愉快的一件事情，躺在花架下的椅子上或凉席上，听外祖母讲古说今，多数时候，外祖母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就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，会发现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一边轻轻地摇着蒲扇，为我摇来清凉，驱走蚊虫，一边听着收音机。

时间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东西，那些经年的人，还在记忆中来回奔走，猝不及防就与你打个照面，就像这个闷热难耐的夏夜。



小型陶器厂 [巴西]格勒里奥·布安奇蒂

青石街 70号
NEW SUPPLEMENT

种风景的父亲

□赵自力

父母住在乡下老家，种几畦菜园，养一群山鸡，经营着晚年时光。我和妻子住在县城里，偶尔给他们打打电话，但不是经常性地回家。

我和妻子非常喜欢出去走走，尤其钟情于美丽的风景。我们追随着四季的脚步，看松涛阵阵，看层林尽染，看苍翠欲滴，看红叶摇曳，看落木萧萧。几乎每个假日，我们都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饱览大好河山壮丽画卷。

今年春季的一天，母亲打电话来，说父亲想买些不常见的树苗，让我们帮忙打听一下。“你们年纪都那么大了，种些菜养些花就可以，还劳神费力去种什么树啊？”当时我们正计划到庐山看日出，不仅没把这当回事，我还数落了父母一顿。“要不好买就算了，你们去忙吧，”母亲在电话那头喃喃地说，“我也说不种，都是你父亲犟脾气上来了非种不可。”

不久，我就把这件事淡忘了，自然也就没去打听树苗。大约半个月后，母亲又打电话来，这回是说父亲的脚崴了叫我们回去一趟。父亲的脚是大事，我们一刻也不敢耽误，迅速收拾好东西驱车回家。我们一路开着车，心情却不太平静，半天的路程就可以回家，而我们一年就回那么几次。父母都是花甲老人，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心里

很是愧疚。

回家时我看父亲坐在院子里，他看见我们回来了连忙笑着慢慢站起来。“快坐，别起来，不是很严重吧？”我一边扶着父亲坐下，一边嗔怪他，“怎么不小心呢？我叫你别种树了你偏不听，万一摔得骨折了怎么办……”我正要继续唠叨，妻子朝我使了个眼色，我才没接着说，只是捏着父亲的脚，怜惜地看着又看。

“不怎么碍事，医生看了没有骨折，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，”父亲宽慰着我们，“走，我领你们看我种的树。”我扶着父亲一瘸一拐地走着，妻子和母亲跟在后面说着话。不一会儿，我们走到了屋后山，看到了一大片还没发芽的树苗，足足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。“不知道是什么树吧？”父亲看出了我们的疑惑，“这些树苗都是我在野外挖来的，一百多棵枫树加几十棵乌柏树。不到几年就长大了，春夏季节枫树绿得最好看，秋天就可以看乌柏树的红叶了，这样你们就不用到处跑，可以经常回来坐在家门口欣赏风景了。”父亲高兴地说着。“你父亲的脚就是去大山上找树苗给崴了的。”母亲也添了一句。妻子眼里泛起了泪花，我想起了母亲问树苗的事，望着父母在风中微微颤动的白发，喉头一紧，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父亲在种风景，而这风景也永远地种在了我们的心里。

微观

○○○

仪式感
宁

其实慢慢长大以后发现，吃饭是一件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事情。老妈外出旅游，这些天我几乎每天回家吃晚饭。每天上午，老爸就会问我今晚想吃什么，我想好了菜单就告诉他。晚上回家，他一一炒好。然后，他给我倒上一小杯红酒，他喝一小杯白酒，我们小酌。看得出，为我准备饭菜，是让他开心的一件事。饭后我们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。我铺床睡觉的时候，惊觉又是一天。第二天起床，老爸已经又为我做好了煎鸡蛋。

这样的日子过得日常，平淡，令人安心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防御心
章鱼

在医院候诊区，旁边一位大姐盯着我手机看了几次后，突然伸手递到我眼前一枚1元硬币，说想借手机给女儿打个电话，就在这打。我虽有防御心，但看她这模样也不像骗子，就问了号码帮她拨号，此时大姐说着“谢谢”就把手里硬币塞到我包里。电话里跟女儿说了几句她就挂掉了，我在她通话时找出了硬币还给了大姐，她挡了半天还是被我塞过去了。临走，这位大姐还是“谢谢”个不停。看了下手机，号码是南通的，通话也就19秒。要防御坏人，但也不能全把陌生人当坏人。

梦想
小乔

休假间隙，抽空到香港见发小小。旺角地铁站出来，顺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穿过朗豪坊来到奶路臣街。见面那刻，笑说街市和她仍是旧模样。多年前的一天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找她玩，那一晚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弥敦道上，满心谦卑地打量着这个灯火辉煌的国际大都市。我问刚进中文大学读书的她有何打算，她说想留下来。那时候，七年听起来遥遥无期，而未料到如今，她最初的梦想竟然就要实现。当她云淡风轻地说出口，我眼前浮现的是七年前她那笃定的眼神。原来成长和时光一样迅疾无声。

再见了，我的大学
冯婷婷

回想起入学第一天，拿着录取通知书，独自徘徊在这个令人憧憬而又陌生的校园，仿佛还是昨天。在这离别之际，望着生活了四年的母校，看着那群朝夕相处的伙伴们，也许平日里有许许多多的磕磕碰碰，也都成了最可爱的人了吧。训练场上的苦和累也早已烟消云散，一张张照片记录着我们美好的瞬间，那一张张天真的脸庞在经历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后多了些许的成熟，有我们的快乐和在这无羁青春里留下岁月的烙印。

过去那些荒唐的、搞笑的、忧郁的、飞扬的、愤怒的、喜悦的、放肆的日子一点点地被锁在时光的琥珀，我们将永远记得，年少的快乐和张狂，青春的梦想与爱意，这些都会在今后的岁月里定格出温暖。青春散场，我们等待下一场开幕。再见了，我的大学，再见了，军理工！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